



封面設計 姜明

(清)馬 驥撰

繹

史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譯史卷八十七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桑英

續史卷之七十五

壁縣知縣馬驥撰

寄卿齋

史記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
伐紂存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
在中國或存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
年趙盾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
以魏封畢萬為大夫趙盾之先與秦共祖奄父生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犇晉獻公賜趙夙耿

詩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之
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
以為刺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

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蕡彼其之子美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其實之般心之憂
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
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
亦勿思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
予李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
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
死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
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
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
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
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滑兮河水清且淪漪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
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
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
號詩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隱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而動刺不得禮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
而迫而儉以畜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
是詩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國迫而數侵削
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
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
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碩鼠刺重斂也國
人刺其君重斂盤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
也 魏滅于晉故附其詩於此鄭譜曰其詩在平桓之
世輔氏曰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
滅於惠王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閒耳
左傳 閔公 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
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
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史記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
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
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四

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
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
徙治安邑魏絳卒諡為昭子生魏羸羸生魏獻子魏獻
子生魏侈魏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
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武仲生莊子絳莊子生獻
子茶獻子生蘭子取取生襄子多襄子生桓子駒桓子
次與史記不同 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
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
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文公所以反國及

霸多趙衰計策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

盾代成季任國政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

嗣 趙武續趙宗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趙武死

諡為文子文子生景叔趙景叔率生趙鞅是為簡子

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生宣 韓之先與

孟盾○國語云趙衰趙夙弟也諸說互異 韓之先與

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號為獻子獻子率

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宣子率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五

平陽貞子率子簡子代簡子率子莊子代莊子率子康

子代康子率子武子代武子率子景侯立

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厥生宣子起起生平子項

○據國語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或說韓氏是曲沃

桓叔之後已上 三卿世系考

左傳 僖公二年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

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

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

而已下之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

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晉文公出亡其鄭挈壺餐而

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

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惡餓餒之患而

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

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

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二十八年晉侯

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八年晉侯

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

行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國語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

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

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

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

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及清原

之蒐使佐新上軍韓非子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

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急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公使原

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

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

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

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

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

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

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

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

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率蒲城伯請佐公曰

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

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左傳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

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

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

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

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國語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

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

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譏矣以濟益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李之難陽子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左傳晉趙成子藥貞子霍伯曰李皆卒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李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淦本秩禮績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賈李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李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殺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以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

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孤射姑為出奔射姑殺

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判陽處父子朝而走

左傳年七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

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

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年八夷之蒐晉侯將

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

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董陰故箕鄭父

欽定四庫全書

釋史卷八十七上

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

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

箕鄭父士穀蒯得

殺梁傳稱人以殺殊有罪也鄭父累也

宣公二年初麗姬

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

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

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

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

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

夫史記成公元年十五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

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成公十二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韓穿荀驪

趙旃皆為卿賞筆之功也

年四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藥氏不作我亡吾二

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

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

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欽定四庫全書

釋史卷八十七上

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年八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

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藥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

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

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

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

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年十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八十七上

十三

史記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八十七上

十四

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率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贏姓也中行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乃周天子皆有明德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十四

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十五

岸賈其人者事在魯成公八年即晉景公之十七年於是年已有趙武無遺腹匿孤之說也史遷好奇每存異說而事與年推尋皆無據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兇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

諛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杜不若老
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
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護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
善善亦護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
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
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
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
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
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
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
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
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藥伯之言可以
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
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
主覆露子也

已上趙氏之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七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懿之敬相
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
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
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冀襄公以三
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
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
軍行國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稱其妻懿之敬相待
如賓從而問之冀之為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
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
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齊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禹今
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
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格也恪於德
臨事其何不濟公宣公八年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
見之使為下軍大夫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成公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
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
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七

妹於施孝叔卻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死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十八

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十四 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五年 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藥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十九

愁庇州犁焉得畢陽及藥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左傳

十六年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

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以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

可乎

國語晉既克楚於鄆使郤至告慶於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子

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舉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率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禦范不欲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

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

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子

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益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微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

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仇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蘇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殺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殺行容羞也畔國即讎仇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此即內傳所謂驪稱其伐也外傳復自召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曲折述之鄙夫驕淺其狀如見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犂欲與

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

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憂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左傳

十七年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

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國語反自

鄆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

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卻卒於公

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單子其語犯卻犂見其語逆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

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犂之譖單子曰君何

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

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

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

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

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債厚味寔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逆季伐犯則陵人逆則誣人伐則擒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五

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藥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藥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藥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五

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

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恐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史記

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計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殺梁傳自禍於是起矣史記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藥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開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郤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藥書藥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藥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責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傳言外嬖謂嬖臣非嬖姬也且妾之稱姬非當時語史記之誤多有如此者國

語既戰獲王子發鉤藥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藥書藥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卑乎目今若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現之見孫周是故使胥之味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事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既刺三郤藥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胥童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史記

在外為姦姦軌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姦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脫弱弗能忍侯也乃奔翟二月厲公殺韓非子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童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童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聞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恐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公遊於匠麗氏藥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勾士勾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國

樂武子中行獻子園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殺梁傅稱國以弑其君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天

史記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樂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國語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患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樂奔南巢紂踣

於京厲汭於氣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

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已上卻氏之亡

左傳

襄公二十一年

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

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率樂

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

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

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幾從之矣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七上

天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